

駁

案

彙

編

廣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懷集縣民黃臣兆之妻袁氏與黃臣海通姦袁氏將姦夫黃臣海殺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宋邦綏疏稱黃臣海駕船爲業與黃臣兆係無服兄弟乾隆三十年六月初五日黃臣兆之妻袁氏與黃臣海在山砍柴調戲成姦六月二十日黃臣兆外出黃臣海又赴其家與袁氏姦宿至七月初九日晚黃臣海又同袁氏在菜園行姦後拉手出園被黃瑞寧撞

見喊破驚散黃臣兆聞喊走至查知趕毆黃臣
海不獲將袁氏打罵袁氏羞愧悔過向黃臣兆
立誓不與黃臣海往來迨九月初一日袁氏携
帶柴刀往山砍柴路經河岸黃臣海在埠頭泊
船經見隨後跟往拉住袁氏之手欲至山勘行
姦袁氏不從黃臣海輒云立意欲殺其夫并稱
不能與袁氏開交袁氏既恐伊夫被害又慮拒
絕爲難復被夫知覺不肯甘休隨頓起殺機卽
同黃臣海至山勘竹坡黃臣海先將袁氏上而

衣鈕解開又將自己兜肚脫下復解褲帶袁氏
詐言對山有人黃臣海至坡邊蹲看袁氏乘其
不備卽持柴刀砍傷黃臣海項頸落坡殞命將
袁氏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袁氏始雖與黃臣海通姦繼因伊夫責

打立誓拒絕業已悔過黃臣海復拉行姦并聲
言立意殺死伊夫是黃臣海本屬有罪之人袁
氏畏夫被害一時忿激將黃臣海刀砍立斃正
與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律相符該撫遽以故

殺定擬情罪殊未允協應令再行詳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袁氏始雖與黃臣海通姦繼因姦情敗露被本夫黃臣兆打罵愧恨立誓不與黃臣海往來業已悔過乃黃臣海復拉行姦袁氏拒絕不允黃臣海輒云立意殺死伊夫是黃臣海本屬有罪之人袁氏既慮拒絕爲難復恐本夫被害一時忿激遂將黃臣海刀砍斃命前將袁氏照故殺律擬斬監候殊有未協袁氏應改照罪人

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袁氏應照罪人不拒捕而
擅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等因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題二十
九日奉

旨袁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廣西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羅城縣民梁扶科等毆傷
竊盜梁顯朝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宋邦綏
疏稱緣梁顯朝係梁扶科總麻服叔乾隆三十
二年正月初五日梁顯朝糾夥行竊梁振邦倉
穀梁扶極梁扶科住近穀倉三更時分倉隄姚
世文聞撬倉板起視見梁振邦倉前有人影三
箇卽叫喊拏賊時有梁添受持鎗開門出視見
賊逃逸跟踪追趕梁振邦亦持木叉扁挑梁扶

科持鎗梁扶極持棍姚扶嶺梁扶達各持柴棍
趨出梁振邦喚同梁扶極梁扶科等追趕梁扶
極追至小隘一賊回身拾石向擲梁扶極閃過
用棍亂打賊用手架格致被梁扶極打傷左右
肱肘賊卽奪住木棍與梁扶極扭扯梁扶極力
怯左脚蹣入石窟跌倒喊救賊仍扭奪不放梁
扶科趕上因黑暗不能辨認面貌舉鎗向打致
傷竊賊左額角倒地並捶傷額顱梁振邦隨後
趕至亦用木尖扁挑戳傷竊賊左右膝肘並右

脚外踝旋卽殞命將梁扶科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經臣部以梁顯朝黨梁扶極追捕之時輒敢拾石向擲復將梁扶極之棍扭奪以致梁扶極踣入石窟跌地喊救其兇橫已屬顯然不得謂之不拒捕且梁扶科等三人於黑夜前後參差趕上亦不得謂倚眾共毆細核案情與例內所稱賊勢強橫不能力擒以致毆打戕命之例意適相符合據將梁扶科依罪人不拒捕而擅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河南原可蔣嘉年係本縣協捕毆死賊人分別定曉系內本部酌議賊匪拒捕捕指督格殺之問事主應從律昭律勿論外如有嚮勝逃遁而賊作人等重則追捕拿毆毆捕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賊命者照偷竊財物事生毆打致死

殺之例問擬絞抵殊未允協駁令再行研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覆加細核梁顯朝委因行竊被追拾石向擲復奪梁扶極之棍兩手扭扯以致梁扶極跣入石窟跌地賊勢已屬強橫梁扶科等先後趕至尚未同時倚眾共毆前將梁扶科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誠有未符將梁扶科改依隣佑捕賊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照事主毆打致死減闕殺罪二

或嗣後罪三等
例初一百徒三

年王于城垣

已率獲輒復

毆或往捕之人

多干賊犯儘可

從容拘獲如有

尚眾共毆去降

阻違勾夥聚著

仍照罪人不拒

捕而毆者律擬

絞監候并毆之

係人仍照律杖

二冊等因具

奏奉

旨依議

等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梁扶科合依隣佑埔賊或

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照事

主毆打致死滅鬪殺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

等因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題二十六

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爲占墓殺命事會看得揭陽縣民楊興貴等
致傷李阿香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鍾音疏
稱緣楊興貴於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將父母棺
柩葬于所買李阿香地內三十三年正月初三
日李阿香貴楊興貴墓墳之處與伊祖墳相近
恐礙風水起意發掘卽攜帶鐵鋤喚同伊弟李
阿竈前往穴掘適楊興貴經見攜取挑刀往阻
其子楊阿聲亦帶竹尖起護迨楊興貴等趨至

已被發掘見棺楊興貴卽用刀割傷李阿龍左
腰眼李阿龍奔避李阿香持鋤向打破楊阿聲
用竹尖向戳左腿楊興貴刀戳李阿香脊背李
阿香轉身鋤傷楊阿聲左膀楊興貴復用刀戳
傷李阿香項頸胸膛殞命審認不諱將楊興貴
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楊阿聲依餘人
律擬杖一百等因具題經臣等查律文發塚一
條載在盜賊律內而盜賊之罪尤嚴拒捕發
掘他人墳塚殘及棺骨其罪較盜賊爲尤重而

子孫見祖父墳塚被掘竭力阻護其心比捕賊
爲尤切此案楊興貴所買園地業經稅課有據
楊興貴將父母棺柩營葬地內並未越界李阿
香輒以恐碍風水喚同伊弟李阿竈前往發掘
楊興貴等趨至業經被掘見棺事任倉猝情切
救護卽持挑刀竹尖向阻李阿香輒敢持鋤迭
次格鬪打傷楊阿聲左脰顯係持仗拒捕楊興
貴情迫勢急抵禦傷斃自有格殺罪人本條今
該撫以持仗拒捕之罪人援引罪人不拒捕律

駁案新編

卷三 楊格殺勿論

將楊興貴以擅殺擬抵與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將楊興貴依罪人持仗拒捕者格殺之勿論律勿論楊阿聲免其杖責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楊興貴合依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律勿論等因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題十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一起爲呈報事會看得旗人撒罕太等持棍毆傷
民人侯二一案先據

盛京刑部侍郎朝銓咨稱緣撒罕太夥同關八十
乘間偷割侯二看守地內高糧八捆侯二千被
竊之後愈加防範撒罕太素聞侯二能使拳棒
不敢輕犯隨商之捉得布捉得布起意令撒罕
太率衆打走侯二方好任意偷竊撒罕太隨又
糾納關八十捉得布多隆阿諸隆阿民人孫老

屋一共五人捉得布因年老未行撒罕太等于
十七日起更後各持木棍尋至侯二看守田禾
地方反指偷牛構衅關八十用棍向侯二左腿
狠打一下致傷侯二小腿骨折倒地撒罕太棍
傷侯二頭顱偏左多隆阿拳傷侯二右眼致睛
珠墜出伊弟侯三護救被孫老屋棍毆右肘肘
跑避撒罕太等見侯二傷重用繩捆縛擡至該
屯廟上隨喚捉得布起意設謀將伊家牛隻作
賊令撒罕太等將侯二送官誣賴侯二盜牛拒

捕因而打傷富又將牛拉回車載侯二進城未
及送官經侯二之弟侯三先赴承德縣控告拿
獲送部審訊該犯等供認不諱將撒罕太捉得
布關八十多隆阿均照兇惡棍徒無故擾害良
人例酌發駐防省分充當苦差孫老屋諸隆阿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等因咨
部經臣部以撒罕太等曾在藍家屯偷竊田禾
該屯民人因公雇侯二在彼巡邏看守乃撒罕
太等知侯二素曉拳棒不能偷割隨糾眾晝夜

至侯二看禾處所誣竊牛隻構衅舉棍疊毆以致侯一眼場骨折雖當時並未竊禾核其情節究與罪人拒捕無異今該侍郎將該犯等照兇惡棍徒例擬遺尚未允協再檢閱供詞糾衆毆打係屬撒罕太起意而共毆之時捉得布又以年老未行乃該侍郎又稱係捉得布起意供看亦屬不符事關罪名出入碍難率覆應令該侍郎再行詳核案情分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侍郎疏稱查得撒罕太因懼怕

看守田未之侯二能使拳棒不敢肆行偷竊隨
起意糾約多人欲將侯二打走以致關八十棍
傷侯二左小腮骨折撒罕太棍傷頭顱偏左多
隆阿拳傷侯二右眼致睛珠墜出以致侯二傷
成篤疾嚴審撒罕太實係造意爲首之人應將
撒罕太改依罪人拒捕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
律擬絞監候捉得布關八十多隆阿擬流孫老
屋諸隆阿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侍郎所題撒罕太合依罪人拒捕

毆所捕人至折傷以上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捉得布審未同行但膽敢同謀合伊族孫諸
隆阿幫毆以致候二傷成篤疾實屬同惡相濟
應與同行毆人成篤疾之關八十多隆阿等均
照爲從例減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均係旗
人照例折枷鞭責發落孫老屋諸隆阿枷號一
個月滿日各杖八十分別旗民發落等因乾隆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撤罕大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雲南司

一起爲移請相驗事會看得雲南巡撫喀寧阿疏
稱緣通關哨係普洱通衢要隘防汛官兵有盤
詰逃兵之責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普洱
鎮標革兵王定國路經通關該汛兵劉國才認
係本營兵丁查問來歷稱係革伍欲往元江劉
國才因其並無行李路照疑其逃走當即回明
汛弁李朝俊于初三日差兵馬俊押送王定國
回營查對虛實詎王定國行至大沙灘地方坐

地不走欲令馬俊縱放馬俊不允催促前行王
定國氣忿隨拾石向毆馬俊閃避拾柴格打適
傷王定國左耳竅及耳根側身倒地磕傷右額
角逾時殞命將馬俊依鬪殺律擬絞監候等因
具

題前來經

臣

部以革兵王定國路經通關被汛兵

劉國才盤住見無行李路照疑係逃兵回明汛
弁差兵馬俊將王定國押送回營查對而王定
國行至沙灘地方坐地並



向毆馬俊閃避

拾柴格打適傷致斃查該撫既稱通關爲普濟
要隘盤詰逃兵最爲要務王定國並無行李路
照其是革非逃必須查明方得定奪馬俊泰差
押送之時情節未明卽屬要犯乃不服押解前
行輒拾石向毆馬俊拾柴格傷致斃如果情真
自有罪人拒捕格殺本條且該撫疏稱王定國
坐地不起欲令馬俊縱放但細閱供辭王定國
欲由小路仍回元江並未力求縱放其拾石欲
毆亦係馬俊一面之詞其中或別有忿爭捏詞

狡卸亦未可定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
該撫據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續據署雲撫明德疏稱覆加親訊馬俊堅
供與王定國素無仇隙其押解之時王定國雖
未力求縱放欲由小路回至元江卽係要放之
意迨伊不允王定國用石擲打伊畏其逃走拾
柴回格適傷致斃實因衅起倉猝並無別情反
覆究詰矢口不移是馬俊實係格殺拒捕之罪
人原擬鬪毆誠屬未協馬俊應改依罪人拒捕

其捕者格殺之照律勿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署撫所題馬俊合依罪人拒捕其
捕者格殺之勿論律勿論等因乾隆三十五年
閏五月二十八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穀城縣審解章紹武毆傷
羅大身死一案先據原任湖北巡撫揆義疏稱
緣章紹武籍隸咸寧縣來至穀城雇與張魁萬
紙行傭工與羅大認識無嫌因張魁萬與張超
倫等有公買柴山一處蓄有柴薪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章紹武挑紙下船張魁萬
尾隨河下遇另開紙行張乃九等家雇工之郭
飛舞楊廷宗鎮占文陳學益等亦在河下挑紙

隔河望見羅大在張魁萬等山內砍柴兩捆下
船章紹武同郭飛舞楊廷宗鎮占文陳學盛渡
河查問羅大將柴裝入船內章紹武等俱上羅
大之船將船撐過北岸郭飛舞楊廷宗鎮占文
三人先已上岸陳學盛奪取羅大柴刀章紹武
亦奪柴捆一同上坡聲言送官究治比羅大之
父羅華上坡同陳學盛聲稱不知舊案情願賠
還柴價求免報官并討已奪之刀陳學盛不允
隨手毆打羅華右手羅大見父被毆卽順取船

內柴棍趕護陳學盛當卽奔逸章紹武聲音偷
砍柴薪尚欲行兇定要送官囑罵羅大不甘先
用棍毆傷章紹武頂心偏左章紹武丟棄柴捆
用手奪棍回毆致傷羅大頂心偏右倒地磕傷
顙門偏右章紹武畏懼奔逸羅華將羅大擡至
張魁萬家調治延至二十三日殞命報縣驗訊
通詳屢審供認不諱查曠野山林鄉民砍去柴
枝事所常有今羅大不知柴係張魁萬等公買
蓄禁砍取兩捆原非偷竊且章紹武究係張魁

萬雇工並非山主自應仍照鬪殺定擬將章紹武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立法原參情理而定讞允貴持平此案

章紹武雇主張魁萬等公買柴山蓄禁柴薪並非無主山林任人砍伐可比羅大擅行砍取其初或可諉爲不知蓄禁迨章紹武等向問已明知山主有人乃猶敢裝柴入船則擅取之罪按律論同竊盜章紹武既係張魁萬雇工卽屬應捕之人因見羅大執棍行兇聲言定要送官輒

被用棍毆傷頂心偏左奪棍回毆一傷越日殞
命該署撫以羅大不知蓄禁章紹武究係雇工
並非山主將章紹武仍照鬪殺律擬以絞抵查
例載隣佑人等捕賊或賊_其強橫不能力擒送
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至死減鬪殺
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今以事主雇工其應
捕之責較切于隣佑而賊人執棍拒捕毆至流
血其強橫之勢又豈可以力擒乃該署撫既貸
賊犯以不知蓄禁而又督捕人以並非山主致

將應捕之雇工轉不得與隣佑同科殊失平允
罪關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湖北巡撫黎國
治疏稱查羅大所砍柴薪係章紹武雇主張魁
萬等所買公山蓄禁之物并無業主者可比乃
羅大因伊父羅華向陳學盛索還柴刀被陳學
盛毆打輒攜柴棍趕護并毆傷章紹武頂心偏
左其勢實屬強橫前將章紹武毆殺律擬絞
是等有主之物于無主苛應捕之人于常人實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章紹武應照隣佑人等捕
賊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
照事主毆打至死減鬪殺罪二等例杖一百徒
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等因乾隆三十五年
閏五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恩平縣吳亞滿吳達國等
致傷吳貴健吳華奉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
鐘音疏稱吳亞滿等與吳貴健等同姓異宗緣
吳亞滿之父吳元仁生子五人長吳達才次吳
達能吳達輔吳達國吳亞滿乾隆三十二年間
吳達才呈墾漫頭坑官荒九十畝與監生吳大
彰批與吳貴健吳華奉等承耕之田毗連吳貴
健等誤將吳達才界內小田一段插種三十三

年二月二十六日吳達才之弟吳亞滿赴田工作見其越界卽將秧苗鋤毀吳貴健巡遇向阻致相爭鬧吳貴健回告吳華奉等同往吳元仁家理論叱吳亞滿歸告伊父吳元仁亦欲往論甫經出門見吳貴健等兇狠而至卽同吳亞滿等進屋閉門躲避吳貴健等在外叫罵吳元仁亦在內回罵吳貴健因其不出取火將吳元仁厨房草屋焚燒吳華奉等見屋火起上前撲救吳亞滿從門縫窺見叫喊卽同吳達輔吳達國

各携鉞刀出拒吳亞滿持刀赶上戳傷吳貴健
左肋吳貴健往後一退吳亞滿戳傷吳貴健左
脇仰跌火內身死吳華奉持刀趕救砍傷吳亞
滿頂心偏左吳達國從旁救護刀傷吳華奉頂
心偏左連右額角跌入火內旋經救出背回越
日殞命查吳貴健因爭鬧起衅輒放火故燒吳
元仁房屋並未傷人按例罪應斬候吳亞滿刀
戳吳貴健身死係擅殺應死罪人按律止應擬
杖但吳華奉並未下手放火吳達國輒刀傷吳

華奉身死均各罪有應得將吳達國依鬪殺律擬絞吳亞滿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當經

臣

部查吳貴健等越種秧田本屬理

曲及被吳亞滿鋤毀吳貴健卽同吳華奉等執持刀棍同往吳亞滿家理論見吳亞滿畏勢閉門吳貴健卽燃火燒其房屋彼時吳華奉等俱在場目擊吳亞滿勢迫情急持刀出阻刀戳吳貴健仰跌火內身死吳華奉趨護砍傷吳亞滿頂心吳達國救護刀傷吳華奉頂心跌入火內

越日殞命核其案情吳貴健故燒房屋罪應擬
斬吳華奉等雖未動手放火其當場目擊並不
阻止吳亞滿出阻又各持刀棍趨護卽不得爲
平人今該撫于吳亞滿致死吳貴健之處旣照
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而吳華奉旣當場助勢
係屬有罪之人其被吳達國刀傷致斃該撫又
將吳達國照鬪殺問擬實屬未協應令該撫再
行研訊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
據該撫疏稱吳貴健起意放火吳華奉聽聞放

火之語不卽阻止迨自擊火起又不力行撲救
已屬有罪之人乃于吳亞滿傷死吳貴健之時
輒敢各持刀棍幫護將吳亞滿等毆打與罪人
拒捕無異將吳達國改擬勿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吳亞滿合依罪人本犯應
死而擅殺杖一百吳達國見吳華奉拒捕刀傷
伊弟因而趕救將吳華奉致死合依罪人拒捕
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律應勿論等因乾隆三十
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嘉定縣民徐阿招疑賊共
毆張郁氏受傷身死一案據江蘇巡撫薩載咨
稱徐阿招務農爲業住居真勝塘東與張郁氏
居住之金家村相隔寫遺素不認識徐阿招家
因兩次被竊與鄰人褚崔等五相防守乾隆三
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張郁氏與夫張開觀至南
翔鎮土地廟燒香張開觀夫婦年邁因廟內看
會人衆擁擠失散張開觀找尋無着至晚獨回

令子張文光張敘生尋覓次日遂向各親友詢問無踪詎張郁氏年老昏憤迷失方向錯走天色黃昏卽至葉氏家借住經葉氏轉送附近觀音堂歇宿錢隴姐廟內留食夜粥初二日早起身錢隴姐送出廟門郁氏行未里許午後饑餓至沈阿狗家乞食勿與卽在彼處往來行走迨後復又誤行二更時分行至徐阿招褚瞿等村內褚崔聽聞犬吠向窻縫窺有人行疑爲賊匪從後窻跳出往喚徐阿招之子徐上林囑稱有

賊令其防備徐上林訴知伊父徐阿招又喚起
幼子徐阿文各持木柄鎗稻叉開出後門時徐
上林亦持木棒尖刀開大門而出褚崔亦持扁
擔由南往西與徐阿招等均會過屋後黑暗中
影見西首芋芳田內有一人走至井邊徐阿招
以西邊不通走路並無行人可疑爲賊喝聲喊
捉又慮拒毆一齊動手徐阿招鎗戳郁氏致命
偏右左手手中指徐上林用刀背毆傷其左手腕
又用刀柄毆傷右臂膊右臀徐阿文用稻叉戳

氏左脯肋褚崔用扁擔亦毆張郁氏登時倒地
無聲徐阿招進內點燈出看隣人瞿忝元褚生
聞聲走至共相照着始知係一年老婦人已經
氣絕徐阿招心悔錯毆畏罪情急希圖免禍遂
起意移屍令子徐上林將張郁氏屍身用竹篾
盤抬至宅東里許張明遠花田置放而散初三
日早經地保查知稟報到縣并據屍子張文元
等認是伊母身屍訪獲徐阿招等起出兇器訊
供不諱將徐阿招依共毆人致死律絞罪上量

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徐上林等擬杖等因
咨部經臣部以郁氏係年老婦人迷路夜行誤
走徐阿招村內並未徑入人家徐阿招因隣人
褚崔聽聞大吹窺有行人告知該犯等遂各持
械出門影見西首芋田內有一人行走喝稱喊
捉一齊動手將張郁氏戳打多傷立時斃命雖
據該犯屋後西邊不通走路並無行人而東首
一路通行出入則夜行者迷東而誤入於西亦
所時有安得執迷入而輒疑爲賊卽使疑賊屬

實黑暗之中不辨男婦該犯等以四人而捕一人不難立就拘拿何以鎗叉扁擔尖刀一時齊發戳打多傷况喝稱喊捉之時該氏或以年老昏迷倉猝不及聲剖迨被戳打負傷豈俯首就斃默無一言疑實種種應令該撫詳細研審按律妄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確審徐阿招等實因黑夜疑賊倉猝毆斃委無別情按其影見有人止疑爲賊又慮拒毆同時四人各一齊動手戳打致斃誠如部駁

以四人而拒一人何難拘拿送官是齊發毆斃
實與捕人多于賊犯倚衆共毆致斃者照罪人
不拒捕而擅殺例相符張郁氏被毆各傷惟偏
左係致命損骨訊係徐阿招所戳自應以徐阿
招擬抵徐阿招除起意移屍不議外依律擬絞
監候徐上林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徐阿招舍依捕人多于賊
犯倚衆共毆致斃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以
鬪殺論共毆人致死以下手致命傷重者絞律

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徐上林徐阿文毆斃張郁
氏應依餘人律各杖一百等因乾隆三十九年
十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旨徐阿招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西寧縣民黃石泰致作廣
西岑溪縣民廖志元身死一案據廣東巡撫德
保疏稱緣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黃石
泰在土名未倉塘山邊撞遇熟識之聶斯明談
及貧苦適馬倫陞放有牛隻在山牧草隨回家
食飯黃石泰見牛隻無人看管起意竊同偷竊
賣錢分用聶斯明允從黃石泰卽牽水牛一隻
同聶斯明奔逸馬倫陞知覺邀同廖志元分路

找尋廖志元尋至竹枝坑地方望見黃石泰等牽牛前走當經喊拿黃石泰等趕牛疾走連夜趕至羅鏡墟賣與不識姓名人得錢三千文分用比廖志元因獨自一人不敢追捕回馬倫陞告知馬倫陞赴夜護司巡檢衙門指名控究開列廖志元作証該巡檢蔡漢差拘未獲具文報縣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黃石泰慮及到官受罪起意賄免廖志元免出作正以圖抵賴與聶斯明商允十一日早探知廖志元已往灣垌村

內遂與聶斯明各帶錢二百文至該處村口等
候已牌時分適廖志元出村黃石泰上前向懇
免出作証廖志元不依并出言辱罵致相嗔鬧
廖志元掌批黃石泰左腮黃石泰拳毆廖志
元左肋廖志元扭住黃石泰髮辮舉脚向踢黃
石泰情急圖脫又用拳毆傷廖志元左乳倒地
時有盤安珍聞鬧出看趕前勸阻黃石泰等遂
各跑散盤安珍向廖志元詢知情由詎廖志元
傷重旋即殞命將黃石泰審依鬪毆殺人律擬

綾監候具題當經臣部以黃石泰等偷竊牛隻
事主馬倫陞邀同廖志元找尋廖志元尋見黃
石泰牽牛疾走回告馬倫陞指名控究開列廖
志元作證廖志元卽屬捕賊之人黃石泰逞兇
毆斃已與竊賊殺死捕人相同且因冀圖抵賴
賄囑免証不從相毆致死尤難保無挾仇欲殺
情事自應詳細究明按律治罪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提犯嚴詰據黃石泰堅稱實止懇免
作證不允爭鬧毆冒繼因被揪毆情急抵傷衅

起倉猝實無挾恨有心欲殺情事矢供如前查
黃石泰係竊牛罪犯廖志元爲事主馬倫陞邀
同尋牛又于控詞列名作証卽屬捕賊之人以
竊賊而毆死捕人自應按律治罪前將黃石泰
照毆殺律擬以絞候誠未允協將黃石泰改依
罪人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黃石泰應如該撫所題改依罪人拒捕殺
所捕人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
四十年十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馬身系

卷三 所補八

二

旨黃石泰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江蘇司

一起爲訪拿驗究事會得聶寶文等毆死賊犯
章化洪私埋匿報一案先據江蘇巡撫楊魁咨
稱緣聶寶文之父聶叙林代章族看守宗祠墳
山立有承管聶叙林物故聶寶文接管當僱隣
戚章傑高相幫乾隆四十年九月初十日三更
時分章傑高聽聞山內有倒樹聲響隨通知聶
寶文往查聶寶文持防獸大鎗一根章傑高執
防獸小鎗一根往山查看聞有鋸樹之聲追至

黃塘岸見有一賊在彼鋸樹卽行喊捉賊肩樹
段從塘底奔逃聶寶文等分路追趕聶寶文先
趕至黃塘岡下用鎗從賊背後連戳兩下致傷
賊人右後肋賊棄樹段逃走跌于岡下章立如
田內章傑高趕至見賊欲起恐其拒捕遂下岡
用鎗連戳致傷賊之脊背并右後脅等處賊卽
回頭冒罵聶寶文氣忿亦下岡以鎗柄連毆賊
腦後連左耳根處所隨將賊遺樹段擣回迨天
明往看認係章化洪業已殞命隨鳴知地保章

傑文章太華看明通知族長章履安章應喬商
議報官聶寶文之母朱氏章傑高之母劉氏慮
子問罪哭求免報章履安等以章化洪係不肖
竊匪憐念朱氏等老年寡居因而不報經縣訪
聞拘犯驗審將聶寶文依黑夜偷竊被事主毆
打至死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
擬徒例杖一百徒三年章傑高依餘人律減二
等杖八十族長章履安擬以杖笞分別收贖援
免等因咨部經臣部以章化洪偷鋸山樹被聶

寶文等巡見喊捉卽當棄職奔逃何暇肩取樹
段逃走及被聶寶文赶上用鎗連戳章化洪左
後肋等處章化洪已跌于岡下聶寶文章傑高
二犯俱持有器械何難將章化洪登時捉獲乃
章傑高又用鎗連戳章化洪右後肋等處聶寶
文用鎗柄連毆其腦後等處骨損殞命自應照
捕人多於賊犯倚衆共毆致斃仍照罪人不拒
捕而擅殺之例定擬若僅照黑夜偷竊被事主
毆打至死律擬徒殊屬情重法輕事關人命未

便率結行令該撫詳細研審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親提研鞫據聶寶文等供稱是夜聽聞鋸樹聲響各攜鎗巡查至黃塘岸見章化洪鋸樹喊捉此時相距尚遠章化洪竊樹鋸斷不甘輕棄且黑夜肩樹一段從塘下直跑或料聶寶文未必看見及被聶寶文趕至黃塘岡鎗戮左後肋兩下章化洪始棄樹段跌于岡下章傑高踵至見章化洪欲起恐其拒捕遂下岡用鎗連戮脊

背右後肋等處章化洪回頭罵罵聶寶文氣忿
又以鎗柄連毆章化洪腦後連左耳根章化洪
卽不復語聶寶文等見其傷重遂卽攜樹而回
查章化洪盜鋸墳樹回屬罪人聶寶文看守墳
山原有應捕之責惟旣將章化洪毆跌岡下儘
可擒獲解官乃復毆戮戕命自應遵照部駁改
正將聶寶文依律擬絞監候章傑高等擬以杖
笞援免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

題聶寶文合依賊攜賊逃遁

捕人多於賊犯倚眾共毆及恃強逞兇致斃者
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旣稱章傑高隨同鎗戮合依餘人
律杖一百族長章履安主使匿報年已八十律
得不坐應將分長章應喬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地保章傑文章太華田主章立如聽從匿報均
合依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隣不用報官司檢
驗輒移他處埋藏律各杖八十章傑文章太華
革去地保章立如年逾七十照律收贖事犯在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章傑高等管杖各罪均予援免所獲樹段
交族長收領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
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章寶文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爲欽奉

上諭事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軍機處交出
護理山東巡撫國泰奏稱東昌府屬高唐州詳
報州民賣十調姦夏張氏砍死張氏之子夏喜
並砍傷夏三等一案緣賣十與夏三本屬無嫌
合機織布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午間賣
十將織布應用之漿麵粉送與機匠適出夏三
家經過向問夏三曾否將粉送給時夏三同子

夏喜外出其妻張氏獨自在家切菜因該氏有
菜心已壞之語竇十卽用言調戲並向樓脖經
張氏喊罵而逸迨晚夏三同子夏喜回家詢悉
前情夏三卽邀張氏之弟張祿張三并姪張秋
并其子夏喜赴竇十家理論竇十躲避未值經
賣積勸歸至十月初六日晚間夏三探知竇十
回家復同夏喜并張祿張三張秋欲將竇十擒
獲迭官同至竇十門首打門竇十恐被打傷卽
持刀開門夏喜上前擒捉被竇十砍傷咽喉連

右耳根夏喜被砍聲喊轉身奔走夏三復向扭
拿寶十又砍傷夏三頂心偏左等處夏三負痛
先跑張祿張秋張三等一齊上前幫護寶十用
刀招架復又砍傷張秋咽喉張祿頂心偏左張
三額顱等處張祿揪住寶十髮辮台面鋒按在
地寶十之弟寶十一走至亦同張祿等將刀奪
獲該犯掙脫張祿張三各負傷而回寶十因砍
傷夏喜等多人卽於是夜畏罪逃逸詎夏喜受
傷深重至寶積屋後空地倒地殞命當經該州

驗訊通詳飭緝該犯竇十逃至熱河地方向投
堂兄竇經並未告知前情竇經當卽留住嗣經
高唐州令該犯之胞叔竇元敖作眼往緝并同
竇經稟首拿獲臣親加鞫訊該犯供認確鑿已
無疑義查竇十調戲夏張氏卽屬有罪之人乃
因夏喜等往捕送官輒將夏喜砍傷致斃並砍
傷夏三等四人旋即逃逸尚圖漏網情罪甚屬
可惡若僅照罪人拒捕殺所捕人斬律擬斬監
候不足蔽辜應將竇十照律擬斬監候請

旨卽行正法以彰

國憲至張祿張三張秋均係夏張氏弟姪幫同往
拿並無不合應與勒阻不及之竇積竇十一並
不知情之竇經均免置議其夏三等傷痕久經
平復餘屬無干繫行省釋等因乾隆四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國泰奏審擬竇十調姦拒捕逞兇斃命一案
據稱竇十乘張氏之夫夏三與子夏喜外出用言
調戲當經夏三邀同妻弟張祿等及子夏喜赴竇

家理論實十卽持刀開門將夏喜砍傷斃命並砍傷夏三張祿等四人畏罪逃逸旋於熱河地方拿獲審明定擬並稱該犯情罪可惡僅按律擬斬監候不足蔽辜請旨卽行正法等語此等淫惡兇犯情節固爲可惡但按律擬以斬候於法已無可加若因其情罪較重只須趕入本年秋審情實不使久繫稽誅尚非決不待時之犯乃聲敘以爲不足蔽辜請卽正法恐無識者轉疑爲有意從嚴所辦未免過當朕辦理庶獄惟期公當不肯稍存畸輕

畸重之見內外問刑衙門均當體朕此意著傳諭
各督撫嗣後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擬後卽夾片
聲明趕入本年秋審情實較之尋常案件歸入下
年秋審者已屬從嚴毋庸將不足礙辜字樣聲敘
此案除交刑部存記辦理外並著傳諭國泰及各
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詳請代驗事會看得平湖縣民姚大觀毆傷汪大觀身死一案先據陞任浙江巡撫三寶疏稱緣姚大觀與汪大觀素相認識並無嫌怨汪大觀之舅母陳顧氏向業喜嬪與姚大觀貼隣居住汪大觀隻身傭工度日每出外趁工卽將棉被寄放顧氏家中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顧氏欲往外伴親往接前夫之女王陳氏回家看管門戶二十九日汪大觀又將被寄

放王陳氏令其安放竈房而去是晚二更時分
汪大觀潛至王陳氏門首空開外門進內復空
房門王陳氏聞響心疑有賊當卽喊叫姚大觀
聞聲接應隨攜木稻床脚防身趕至王陳氏門
首見外門已開黑暗中見有人影當卽喝問汪
大觀答以取被姚大觀斥其不應夜間來取汪
大觀卽行嗔罵姚大觀回言汪大觀用拳對面
向毆姚大觀閃避隨舉木稻床脚向毆適傷汪
大觀顙門右倒地經隣人張元祿提燈趨視王

陳氏亦點燈出房見汪大觀頭上流血王陳氏
卽令張元祿用布包裹各散王陳氏報知陳顧
氏趕回延醫調治詎汪大觀傷重至三十日晚
殞命屢審供認不諱訊非有心致死將姚大觀
依鬪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
議覆查辦理人命重案必須究明確實案情定
罪方無枉縱例載賊犯拒捕如賊勢強橫隣佑
人等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
毆打至死律減鬪殺罪二等若恃強逞兇致斃

者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查此案汪大觀常寄被舅母陳顧氏家陳顧氏因事遠出接回前夫之女王陳氏在家看管臨行之時汪大觀又來寄被陳顧氏囑以此數日不必再來寄放汪大觀當卽攜被而回次日復將被寄放王陳氏令其自放竈房板上迨晚王陳氏閉門就寢二更時分汪大觀窰開外門復窰房門王陳氏聞響聲喊有賊隣人姚大觀聞聲持械往捕見外閃已開黑暗中似有人影

向其喝問汪大觀答以取被姚大觀斥其黑夜
來取之非汪大觀噫譬用拳向毆姚大觀用械
毆傷越日斃命細核案情汪大觀寄被之時已
明知室中止有王陳氏一人而被又自放竈房
板上如果夜歸需被別無他情何妨叫門索取
乃潛窰外門而進又不徑赴竈房取被復窰王
陳氏卧房之門及王陳氏聲喊有賊又不回答
姓名言明取被緣由直待姚大觀聞聲持械趕
捕喝問始以取被爲詞是汪大觀黑夜窰門潛

入王陳氏家內復空房門姦盜俱未可知其爲
罪人已無疑義姚大觀身係貼隣聞賊理應往
捕乃汪大觀見其持械趕至並不畏懼逃避反
行嗔罵用拳先毆姚大觀因而械毆傷斃固不
便以賊勢稍強遽引鬪殺戒等之例而逞兇毆
斃罪人亦自有不拒捕而擅殺專條如謂汪大
觀被毆倒地係在竈房地上其潛空房門王陳
氏疑賊聲喊尚係一面之詞未便卽以罪人定
案則王陳氏卧房之門旣被空聲響定有空

門形跡無難詳細驗明以爲此案確據且汪大觀雖已身死無憑質訊而姚大觀及王陳氏陳顧氏現俱到案均可逐加研究將已死汪大觀究係罪人或係平人之處勘訊明確援引定擬始足以成信讞該撫疏內旣詳叙死者黑夜空門明係有罪之人復將例應協捕之隣佑照蘭毆殺人律定擬非惟供看不符是使毆斃平人與毆斃罪人之案無所區別辦理殊未允協臣部礙難核覆應令該撫將案內情節訊究明確

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
疏稱行據按察使委員會審移提犯卷到案查
核原驗王陳氏房門有無空損形跡未據聲明
當卽飭委海鹽縣知縣張力行前詣查勘覆稱
陳顧氏大門房門並無空損形跡隨提犯復加
研訊據陳顧氏供稱大門破舊無據夜間將板
斃頂靠房門雖有撬因門柏寬鬆關閉撬擾仍
有罅縫此皆汪大觀平日往來熟悉是夜汪大
觀身無空門器具明係用手空撥是以並無形

跡等語核之案有所驗情形實屬相符查汪大觀平日並不爲匪陳顧氏素所深知因伊女獨自在家汪大觀平素語言輕薄人不正經是以陳顧氏於出門之際囑其此數日內不必前來寄被已有防閑之意乃汪大觀復又持被往寄向王陳氏談笑無忌王陳氏見其言語輕佻令其將被自放竈間至晚並不往取直至三更明王陳氏一人獨處並不叫門竟空開大門而進又不徑往竈房取被復往陳氏臥房之門其

意在圖姦已無疑義該縣前審因王陳氏等不肯供吐圖姦而汪大觀已死無從根究故照圖殺問擬今既審明汪大觀當夜圖姦係屬有罪之人姚大觀係屬貼隣聽聞王陳氏聲喊有賊理應往捕乃汪大觀見其趕至並不逃避反行嗔罵拳毆固屬強橫但姚大觀並未被毆受傷輒持械逞兇將汪大觀毆傷致斃誠如部駁固不便以賊勢稍強遽引鬪殺滅等之例而逞兇毆斃罪人自有不拒捕而擅殺專條姚大觀應

改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姚大觀改依罪人不
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律應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
十日題二十八日奉

旨姚大觀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荆門州審解陳志道行竊
被獲拒傷汛兵吳德勝一案先據署湖北巡撫
三寶疏稱緣陳志道小賈營生從未爲匪乾隆
四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有陶全德趕集賣米將
驢一頭拴于樹上陳志道瞥見無人看守一時
起意行竊將驢牽走陶全德我尋經羅志隆告
知陶全德追捕陳志道將驢去棄躲至廟內陶
全德將驢牽回途選汛兵吳得勝告知前情卽

至廟內擒拏陳志道情急圖脫卽拔身佩小刀
戮傷吳得勝頂心偏左吳得勝仍揪住不放該
犯又用刀連戮項頸額吳得勝喊救經隣人
李元洙等聞喊趕至將陳志道拏獲解州驗詳
飭審招解屢審供認不諱查例載竊盜拒捕刃
傷事主依例照折傷以上擬絞外若傷非事主
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問擬各等語今
陳志道行竊陶全德驢隻業經事主追捕棄贓
奔逸潛匿空廟吳德勝身當汛兵有應捕之責

因事主告知前往擒拿陳志道圖脫逞兇持刀
扎傷吳德勝頂心偏左等處卽與拒捕刃傷事
主無異將陳志道依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
執持金刃戳傷事主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
臣部等衙門議覆查例載竊盜棄財逃走事主
追逐執持金刃戳傷事主者照罪人毆所捕人
至折傷以上律擬絞監候若傷非事主如毆所
捕人至折傷及殘廢篤疾在折傷以上者方依
律擬以絞候其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

等語蓋事主捕賊事在登時倉卒追趕廼不及防而賊匪輒敢持刃逞兇拒捕則賊勢強于事主故雖已棄財而一經刃傷卽照折傷以上從重擬以絞首至捕役兵丁係專司捕匪之人既知賊匪所在則往捕之際自必預防格拒非若事在登時倉卒追拒可比故雖同一刃傷而不得與事主並論定例甚爲明晰此案陳志道行竊陶全德驢隻經事主追捕棄贓奔逸潛匿空廟陶全德業將贓驢牽回途遇汛兵吳德勝告

知竊情前往擒拏陳志道圖脫扎傷吳德勝頂
心偏左等處傷已平復吳德勝雖係應捕之人
究與事主不同其聞竊往捕又在事主獲贓先
回賊犯奔逸潛匿之後按情定擬陳志道拒傷
應捕之人自有傷非事主加罪二等本例乃該
署撫旣已援引傷非事主照律加等之文又捨
拒傷捕人正條稱與拒傷事主無異遽將陳志
道照刃傷事主例問擬殊與定例未符事關罪
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定擬到

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陳 疏稱查
陳志道行竊陶全德驢隻業經事主追捕丟棄
奔逸潛匿空廟吳德勝因事主告知前往擒拏
陳志道圖脫扎傷吳德勝頂心偏左等處久經
平復吳德勝雖身當風兵有捕盜之責究與事
主不同將陳志道改依竊盜拒捕傷非事主但
係刃傷仍照本罪於刃傷上加二等杖一百徒
三年不准減等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署撫所題陳志道合依竊盜

拒捕傷非事主但係刃傷仍照律加本罪二等
例於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上加一等杖一百
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照例仍盡本法刺
面該犯雖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
二日

恩詔以前但係竊盜拒捕不准減等再該撫疏稱該
犯陳志道訊無父兄伯叔與弟賍經事王趕獲
吳德勝被戳傷痕久經平復均毋庸議等語均
應如該署撫所題等因乾隆四十四年二

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婦女和姦之後悔過拒絕有據復被姦夫逼姦因而殺死者擬流折例

一起爲察明事會看得南和縣張魏氏拒姦毆傷魏賢生身死一案據原任直隸總督鄭大進疏稱緣張魏氏係魏賢生無服族姊妹與張認宗爲妻與魏賢生同村無嫌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魏賢生至張魏氏家見張認宗外出卽與張魏氏調戲成姦追後復往宣淫一次張認宗並不知情四十六年五月間魏賢生在張魏氏家內飲酒破張認宗撞遇將魏賢生詈罵魏

賢生當卽逃跑張認宗向魏氏究出姦情卽將魏氏毆打休回母家經魏氏之母魏黃氏將氏送回向張認宗央懇張魏氏亦立誓不與魏賢生往來張認宗因有礙顏面始行收留至四十七年三月初九日張認宗前赴東省貿易十三日夜張魏氏獨自在家睡宿四更時分聽聞撥門聲響起身點燈看視見魏賢生業已走入室內拉住求姦魏氏以被夫休棄立誓不與往來之言拒覆魏賢生仍行逼勒并聲言如再不從

定將伊夫殺害捏詞誣陷魏氏聽聞畏懼一時
情急欲將魏賢生毆倒送官以杜纏擾隨詐稱
腹痛躺臥炕上令其暫時等候魏賢生信以爲
實坐于椅上盹睡魏氏起身携取炕邊木棍由
背後潛至魏賢生身旁雙手舉棍連毆致傷魏
賢生左太陽偏上及左額角并左額角偏上魏
賢生用脚瞪踢魏氏復用棍毆傷其左膝魏賢
生傷重當卽殞命報驗屢審不諱查張魏氏與
魏賢生通姦被伊夫休棄經其母黃氏送回央

一三三 九十九卷
一三三
懇收留魏氏亦立誓改悔不肯復與往來是拒
絕已有明證乃魏賢生復往逼姦并欲將伊夫
張認宗殺死陷害洵屬有罪之人張魏氏因被
逼情急將魏賢生毆打致斃自應以擅殺罪人
本律定擬魏賢生與張魏氏並無服制張魏氏
除與無服族弟通姦輕罪不議外依罪人不拒
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婦女拒姦之案若婦女將起意圖姦之
人臨時殺死者向俱照拒捕格殺律勿論至本

婦先經通姦後復拒絕致死姦夫之案因本婦失節于先俱就案詳核分別謀故鬪毆及擅殺罪人各條定擬但查此等拒姦殺命之案情節名有不同有先因貪利與之通姦後以無力資助拒毆致死者有先經和姦後復與他人通姦情密因而拒絕毆斃者亦有通姦後業已悔遁自新因姦夫逼其續好不從情急拒毆致死者自當核其拒殺之情由量爲區別以昭平允此案張魏氏先與魏賢生通姦嗣被本夫張認宗

窺破向氏究出姦情卽將魏氏責打魏氏立誓
不與魏賢生往來乃魏賢生乘伊夫外出復往
逼姦並以欲將伊夫殺死陷害之言恐嚇張魏
氏因被逼情急將魏賢生毆打致死是張氏之
悔過拒姦確鑿有據其毆死魏賢生實因被其
逼姦情急所致張魏氏固未便照未經失節之
婦殺死圖姦之人依律勿論亦未便仍照擅殺
罪人例擬以絞抵臣等公同酌議張魏氏一犯
不應如該督所題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

以絞候應請卽照擅殺罪人律量減一等改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曾經犯姦之婦杖罪的決餘罪照律收贖並請嗣後婦女拒姦殺死姦夫之案除因他故拒殺者仍依謀故鬪毆等律例定擬外其有和姦之後悔過拒絕有據復被姦夫逼姦因而殺死者均照此例辦理俟

命下

臣部載入例冊並通行各省督撫府尹將軍一體遵行該督既稱魏黃氏央求寢息係律得容

隱應與有關顏恂後允收留之本夫張認宗均

馬字新編

卷三

披殺惡類新例

三

免置議等語均毋庸議等因乾隆四十八年二
月十五日題十九日奉

言依議欽此